

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

FAGUO ERSHISHIJI WENXUE CONGSHU



有理性的动物

梅尔勒 著 周国强 译 漓江出版社

F·20

丛 书

柳鸣九 主编

有理性的动物

梅尔勒 著 周国强 译

漓江出版社

(桂)新登字03号

• 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 •

有理性的动物

梅尔勒 著 周国强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语文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960 1/32 印张16.375 插页2 字数300,000

1992年8月第1版 199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800册

ISBN 7-5407-1004-7/I·707

定价: 9.35元

· 代译本序 ·

F. 20丛书小纪

柳鸣九

罗贝尔·梅尔勒是一个学者型的作家，他受过系统的高等教育，写过学术专著，得过不止一个高等学位，更主要的是，他一直在多所大学里执教。

作为一个学者，他的主要经历是书斋生活，但他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过集中营，因此，当他进入文学创作的时候，战争中的经历就成为他宝贵的生活源泉，他最重要的代表作、荣获1949年龚古尔文学奖的《周末在徐特科德》，就是以他1940年所亲自见证了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为题材。除了这部获奖小说与其他描写二战时期生活的小说外，梅尔勒的作品就主要是以他作为书斋学者的理解、感受、虚构、想象以及特定的社会政治见解为基础

了。《有理性的动物》就是这样一部作品。F. 20丛书之收入它，主要是因为它是一部科幻小说，而F. 20丛书至今还没有选用过这种类别的作品，它将有助于“丛书”在品种上的多样性。

这是F. 20丛书在漓江出版的第三十五种，按照原订计划，F. 20丛书由漓江推出七批书共四十九种，现在行程已经过半，我想趁此第三十五种出版之际，对F. 20丛书作一小纪以代替对此作品的评论，好在关于这部作品以及作者梅尔勒的艺术特点与思想倾向，译者已在“作者简介”中作了必要的说明。

1985年春，昆明，阳光灿烂。几家地方出版社在这里召开会议，商谈出版外国文学书籍的事宜，特邀请了两三位学者前去作客助兴。盛情的款待，从邀请信里即可预感到了。为了不至于辜负东道主的盛情，我带去了一个学术报告与一份“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的计划，准备作为“智力劳务”献给会议。

当时我之所以有一个“丛书”的设想与建议，是因为深感外国文学出版工作要更上一层楼，就必须在系列化、系统化上下些功夫，而在法国20世纪文学方面，虽然国内各出版社都开始出版了一些作品，但很零星分散，选题也远远不广泛、不齐全，还有些拘谨，从一个社会的文化积累的角度来看，仅仅是一个开端的开端而已。除了这点认识外，还

有另外两个具体的原因推动我提出“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的方案。一是近年来不断有出版社、杂志刊物的编辑同志前来访问，就法国20世纪文学该出版介绍些什么作家作品征求意见，索取选题；二是经常有法国文学界的朋友，特别是一些比我年青的同志，希望我为他们翻译与出版文学作品开辟点路子。这两个具体原因，使我产生了一举就尽完两方面义务的念头。

按照我的设想，这套丛书的主导精神是开放。它的开放精神首先要表现在选题上。一定要打破过去那些机械地、单纯地以“反映社会现实”、“暴露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揭露统治阶级”、“歌颂劳动人民”相要求的选题框框，而要以真正的思想深度与艺术性作为选题的标准，追求题材与风格的多样化，另一方面，则要与通俗文学、畅销书划清界线，而以译介严肃文学的杰作名著为己任。我以为，果能如此，则丛书既可以呈现出新颖洒脱的面貌，也可以保持较高的格调，而且，正因为20世纪文学还在发展，编选这样一套外国文学丛书在国内尚无先例，所以更可显示出选家的见地，就像一张白纸上好画新的图画一样。至于哪些作家作品可以入选，在我看来，这似乎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从多年的文学阅读与研究工作中，我自信对应该“榜上有名”的几十百把部作品及其各自的品位，大致还是心中有数。

一套好的外国文学丛书，除了要有好的选题外，还必须显示出自己的取值立场与鉴赏水平，为

此，我一直认为，译本必须有序，从译介的目的性来说，无序的译本是有重大缺陷的。当然，译本序最好避免那种在作家生平年表上给作品加几个标签、戴几顶帽子的约定俗成的方式，更要力戒那种在外围闲谈一阵，最后加上“是为序也”的名家大手笔，而应该以开放的气度，善于发掘作家作品中的思想价值与艺术价值，以不同的批评观念、不同的批评方法，提供新的理解角度，开拓鉴赏的空间，甚至导向审美空间的重建。既然是文学作品的序，那就还应该有点感受，有点感情色彩，有点个人灵性，有点文采。在开放性的严肃的高层次的文学选题基础上，再加上这样的译序，一套丛书就不难具有自己的特色了。

对于“丛书”的形式，我也有一些设想。总的来说，应该突出灵巧与精致。我从法国迦里玛出版社的folio丛书那里得到启发，决定我这一套“丛书”采取小开本，以便于阅读，便于一般读者购置；出版则采取灵活的安排，分批推出；每批七本，取人类生息劳作一周为七日之意，亦有“七星”之喻；七种的配搭则灵活而无定规，但争取有一点儿像中国菜肴中的拼盘艺术；此外，我又从法国“10/18”丛书那里得到点启发，设计了“F. 20”这个用来代表整套丛书的标志。

这就是我当时准备答谢出版界的招待而带到昆明去的一个方案。但到昆明后就得知，几家出版社

已另有联合出版一套外国文学名著的宏图，而派给我等两三个学者的任务只是单纯讲学，不参与出版事务的讨论。于是，我也就把上述方案与建议深藏在口袋里，唯恐产生干扰。临到会议结束，大家快分手的时候，偶然与刘硕良同志泛泛交谈，我提到了我上述对“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的构想。硕良同志是漓江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在出版界以有见识、有气魄、有干劲、有效率著称。他一听到我的设想，大为欣赏，马上就当机立断，代表漓江表示愿意承担这套丛书的出版，并且特别强调希望能由漓江独家出版，而不是如我原来所设想的由两三个出版社分担。如此高效率地达成了协议，是我根本没有料想到的，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把计划付诸实现了。

作为一个个体脑力劳动者，我一直保持着事无巨细都自己动手的习惯，我认为脑力劳动是一种以个体方式进行的劳动，因而对那种靠助手来完成一件件文章千古事的工作方式之奥秘，实难理解，我深知，那种方式所要求具备的资历、身份、地位、条件与我都是无缘的，我要做的每一件事，小至一条资料的查对，都必须通过我自己的双手。制定“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计划，是独角戏，执行这个计划仍是独角戏。首先是从拟定最初两批书的选题做起，一批书七种的“拼盘”配好后，就是约请译者了。我所约请的基本上都是法国文学界与我大致同辈的中年骨干，也有极少数青年同志。这两部分同志都学有所长，有相当丰富的译述经验，只

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得以开始展示其才能，首先是他们保证了“丛书”的译文质量。约请了译者之后，剩下的就是我个体劳动的主要项目了：撰写序文、阅稿发稿以及技术上的编辑加工等等。临到“丛书”即将问世，当前的时尚又提醒了我，剪彩之类的典礼总该有几位嘉宾出席，于是，我又约请了几位同辈朋友担任编委与副主编。其实，说“担任”并不确切，因事先我已讲明，决不以实务相烦，只不过是借几个姓名“以光篇幅”而已。当然，也有促使本学界的同志关心与爱护这套“丛书”的心意，就像世上有的可怜的父亲，愿意自己的独子多认几个长辈尊亲，以使孩儿在明枪暗箭的人生途上能得到若干善意的遮护。

由于硕良同志的大力支持，“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第一批七种得以在1986年、1987年相续问世，也由于硕良同志的精心安排，再加上刘绍荃同志的才能，第一批书封面的美术设计搞得很新颖、很精致。整个丛书在读书界很快就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我最初在这套丛书上的打算是极其有限的。我希望它能成为一套大型的文学丛书，但我自己只准备起一个开路的作用，具体就是只推出一批书，安排好两第三批书的选题与组稿后，就移交给其他同志去主持。至于序文，我为了实践自己以上对译本序的设想，也只准备写出那么几篇以体现出整个“丛书”的风貌。因为，我只是把“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的工作视为我整个工作的一个插曲，而它压在

我身上的繁重的工作量却已经在相当的程度上使我放下了我原来手头的工作，我想尽早地解脱出来。但“丛书”问世后，一系列情况使我不由自主。首先是文化界一些同志热情地鼓励我继续按照已有的路子把“丛书”主编下去，其次是法国文学界一些同志的支持与期待，其三，出版社归纳了读者的意见，认为此一“丛书”的特色表现在选题上、译序上与美术装帧上，而为了保持这三位一体的特色，出版社向我提出了一个具体的要求：今后“丛书”的每一种序都由主编亲自撰写。从瓶子里放出来的东西，再也收不进瓶子里去了。于是，我不得不继续放下我手头的一些其他工作，又主编了“丛书”的第二、第三、第四批书……当然，序文也就这样一篇又一篇写了下来。

眼高手低，是人的一个通病，这是知与行之间的差距与脱节所必然带来的后果。虽然如上所述，我对“F. 20丛书”序言有一些设想，或者说有一些“理想”，但要自己真正做起来，却往往又感到力不从心。尚能告慰自己的只是，我力求写出自己对法国20世纪文学的一些见解，避免人云亦云，力求发掘出作家作品一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多少也接触到了本世纪法国文学发展的动向、势态与规律，在当前国内对20世纪文学的评析、研究、回顾、总结的工作正在起步的时候，也许能提供若干信息与参考。至于不止一位评论者在提到这些序言时，曾称赞为“健笔纵横”、“每序必有新意，有

学术价值”，在我看来，那就是本学界同人的一种善意、宽容与鼓励了。

除了与漓江的合作外，事情还有新的发展。

1990年秋，安徽文艺出版社的江奇勇同志来北京找我约稿，他曾为他的出版社编辑出版了傅雷译文集共十五卷，这次来京是要我为他们编选“人间有情小说系列”的外国篇六种。在交谈中，我颇为他在外国文学出版方面的抱负与热情所动，顺便询问他是否可为F. 20丛书分担一部分出版任务。因为，我认为法国20世纪文学甚为丰富，在世界范围里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名家名著如繁星闪烁，难以胜数，远远不是七批书四十九种所能包括的，这样一套大型文学丛书，如能有七十种或者更多一些，方可算是颇具规模。而随着F. 20丛书愈来愈得到文化界、读书界的关注与厚爱，法国文学界的同志们也不断敦促我把它作为本学界的一项事业而不断推进下去。于是，我也就愈来愈下定“一不做，二不休”的决心，欲试着闯闯七十大关。鉴于漓江的负担已着实够重，扩大出版的路子，也就势在必行了。

对F. 20丛书，奇勇同志早已熟知，加以他经营有方，手头宽裕，正想搞点有保留价值的“经典性节目”，一听我的询问，当场就欣然接受。于是，F. 20丛书也就开辟了一个“第二战场”，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第七批书以后的三批至五批，

也就是说二十种至三十五种。

1991年，当漓江已推出三批书以后，F. 20丛书荣幸地被列入国家“八五”重点图书规划，漓江与安徽文艺又即将推出两批书十四种，在国内外文学出版一片不景气中，似乎堪称“风景这边独好”。

然而，最近传来了我国在不久的将来将参加国际版权法的消息。这件事意味着什么，是显而易见的。十年前，我在巴黎会见尤瑟纳尔时，她就很关心她的作品在中国翻译出版后的经济权益，我当时向她解释说，我国尚未参加国际版权协定，还说，作家最宝贵、最取之不尽的财富就是自己的读者，她的作品在中国翻译出版，将给她带来十亿读者，这笔财富是相当可观的。显然，这种“花腔”以后不能再唱了，而必须要硕良同志、奇勇同志拿出硬货币来付给那些仍然健在的作家与去世还不到五十年的死者。在文学出版甚不景气的这几年，他们两位为严肃文学的出版，已经费尽心机，付出了不少的代价，今后，他们如何按伯尔尼公约付得起这笔硬货币呢？

在此期限之前，漓江将出齐六批书，安徽文艺将出齐三批书，总共八批五十六种，虽然距七十大关还有距离，但也相距不远了。能达此规模，是我当初所未料到的。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漓江的硕良同志，他的卓识、魄力与效率，使F. 20丛书得以奠基，我还要感谢法国文学界所有参加过翻译工

作的朋友以及两个出版社有关的责任编辑，他们的耕耘与劳作促使这块园地欣欣向荣。

良好的合作，总给人以愉快与信心，即使F. 20丛书将面临新的困难，也未尝不能步入“柳暗花明又一村”之境？

1992年3月

目 次

• 代译本序 •

F. 20丛书小纪……………柳 鸣 九

有理性的动物……………周国强译 (1)

前 言…………… (5)

第 一 章…………… (13)

第 二 章…………… (40)

第 三 章…………… (81)

第 四 章…………… (114)

第 五 章…………… (150)

第 六 章…………… (179)

第 七 章…………… (220)

第 八 章…………… (249)

第 九 章…………… (288)

第 十 章…………… (331)

第 十 一 章…………… (370)

第 十 二 章…………… (402)

第 十 三 章…………… (432)

第 十 四 章…………… (466)

作者简介…………… (510)

有理性的动物

周国强 译

Robert MERLE
Un animal doué de raison

根据法国folio丛书本1967版译出

给

保尔·比德凯 和

勒内-居伊·比斯奈尔